

中国北方农村的一场土地革命  
引发了一个跌宕起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故事

# 老农民

The Chinese Farmers

—— 高满堂 李洲◎著 ——



作家出版社

# 老农民

The Chinese Farmers

高满堂 李洲◎著

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农民 / 高满堂, 李洲 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 
2015. 1  
ISBN 978-7-5063-7670-9

I. ①老… II. ①高…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57455 号

## 老 农 民

---

作 者: 高满堂 李 洲

责任编辑: 韩 星

特约编辑: 韩明人

装帧设计: 刘红刚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 数: 420 千

印 张: 23

版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670-9

定 价: 38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第一章

打春一百，拿镰割麦。

老天爷真怪，1948年的春脖子特别长，立春都快三个月了，紧靠黄河北岸的麦香村，村头的老槐树早已经满头翠绿，可地里的麦子才甩齐穗儿，还没有灌满浆。青黄不接啊，庄户人一个个黄皮寡瘦。

可是，肚子里即使没有干货，也挡不住有人吵架。一大早，雾气还没有散尽，外号“牛三鞭”的牛占山和外号“老驴子”的杨连地就来到黄河滩上较起劲儿来。牛三鞭单手拽着鞭子杆，老驴子单手拽着连枷柄，鞭子和连枷缠绕在一起，两人较着力，就像俩蝮虫儿龇牙咧嘴地咬着不松口。

这时候，村上的许多人围着看，谁也不理会不远处滔滔东流的黄河水。在刚露脸的日头照射下波光潋滟的黄河水，也按照老辈子的模样，不理睬它身边的芸芸众生，不紧不慢地奔向大海。

牛三鞭喘着气说：“老驴子，你真是越老越驴性，非要跟我见个高低短长吗？”

老驴子瞪着眼喊：“牛三鞭，今儿个你要是胜了我，你儿子牛有草和我闺女杨灯儿，就是两个巴掌拍出了响儿！你要胜不了我，只能怪你老牛家眼高手低！”

牛三鞭皱着眉头说：“老伙计，你要想找我报仇，咱就单讲报仇的事，你把孩子的婚事搅和进去，不地道！”老驴子咬着牙说：“牛三鞭，有劲儿别使在嘴上，我闺女的婚事，我说了算！”

老驴子一使劲，连枷发出吱吱的声响，牛三鞭的手紧紧拽着鞭子杆，两人眉头拧着运气，互不相让。说来话长，老驴子和牛三鞭的仇出在当年村东、村西械斗上。麦香村村东住的是大户人家，村西住的是穷人。当年村东、村西械斗，老驴子和牛三鞭带头对付村东财主马敬贤，谁知道老驴子被马敬贤施计收买，村西吃了大

亏。为这件事，牛三鞭教训老驴子，一鞭子下去，想不到当时他喝多了酒，鞭子没准头，不小心把老驴子的子孙布袋抽散了黄儿，后来老驴子就不能传宗接代，这仇算是结下了……

老驴子使劲拽着连枷，牛三鞭使劲拽着鞭子。牛有草、杨灯儿、灯儿娘在一旁紧紧盯着。突然“咔吧”一声，连枷头断了，牛三鞭和老驴子都后退几步。牛有草扶住牛三鞭，灯儿娘和灯儿则扶住老驴子。

牛三鞭一笑：“老伙计，这一仗咋算哪？”老驴子望着断了头的连枷柄，憋气不吭。灯儿趁机说：“爹，咱自己的家什儿不应手，怪不得旁人。”灯儿娘也敲边鼓：“她爹，咱不能说话不算数。”老驴子黑丧着脸不吭声。

牛三鞭退一步说：“老伙计，你要是想反悔，我就当你啥都没讲过，咱们再换着法儿比试，行不？”事已至此，老驴子也只好退半步说：“拿三升麦子做聘礼，我闺女就是你牛家的人！”他说着转身就走，灯儿娘急忙跟着。

杨灯儿望着牛有草笑了笑，捡起连枷头转身跑了。牛有草望着灯儿的背影呵呵地笑。牛有草心里明白，这年景三升麦子，聘礼可不轻啊。牛三鞭倒是觉得，人家就一个闺女，多要点聘礼没啥。他告诉儿子，现如今在麦香村，除了马敬贤，谁家也拿不出多余的粮。趁着老驴子的话还热乎，赶紧去！牛三鞭估摸着，看在他给马敬贤家当过几十年长工的分上，马敬贤也不好抹面子。

世道乱了，人心浮动。要变天啦，对于有家有业的人而言，这不是好兆头。这会儿，马敬贤正在院子里抽着烟袋锅，坐在椅子上晒太阳。他心里像是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的，等着长工赵有田打听八路军的消息。前段日子人们疯传八路军快要来了，搞得马大头心慌意乱，寝食难安。

牛有草跑进来，走到马敬贤面前，轻声喊了声叔儿。马敬贤没看牛有草，继续抽着烟袋锅。牛有草高声喊了一声叔儿，马敬贤打了个激灵，烟袋锅掉在腿上。牛有草赶紧扑拉马敬贤的裤子，捡起烟袋锅递给马敬贤，又递过身旁小桌上的烟叶袋子。马敬贤从袋子里掏出烟叶，塞进烟袋锅。牛有草赶紧用火镰子、火石、纸媒子打着火，给马敬贤点着烟袋锅，这才说他爹让他来借三升麦子的事。

马敬贤皱着眉头说：“你叔家的粮是天上掉下来的呀？老天爷一年就让咱收一回粮，你叔家的粮也不多。”牛有草只好求着：“叔儿，这三升麦子我家急用，您就行行好，开开面儿吧。”

马敬贤抽了几口烟才说：“你爹能张嘴管我借粮，保准是碰上翻不过去的坎儿了。你牛家来我不能不给借，谁让咱两家热乎了几十年呢！”

两人来到粮仓门口，马敬贤让牛有草在门口望着，他进去装麦子。马敬贤走进粮仓，望着满仓的麦子，摸摸这袋，又摸摸那袋。他打开一个麻袋，用手抄起一把

黄澄澄的麦子，咂吧着嘴，拿出一个小口袋，又拿起一个加了外沿的升，挖出一升麦子，他握着升沿，把升里的麦子卷在升沿里一部分，然后晃着，摇着，把麦子倒进口袋里。就这样，他装好三升麦子，交给牛有草。

牛有草抱着三升麦子回到家，牛三鞭正躺在炕上，挺着大肚子哼唧，他这是吃荞麦皮窝窝头整的。早晨，为了和老驴子在黄河滩上较劲儿，牛三鞭怕空着肚子没有力气，就死命往肚子里塞荞麦皮窝窝头。结果闹得肚子胀成怀了八个月身孕的婆娘，咋也拉不下屎。牛有草急忙用擀面杖擀老爹的大肚子。

牛三鞭看到儿子借到了麦子，让儿子赶紧给老驴子送去。牛有草不急，要先擀老爹的肚子，边擀边问老爹现在最想吃啥。

牛三鞭说：“能吃上地瓜就好，那年地瓜丰收，顿顿地瓜管饱，放屁都是甜丝丝的。地瓜全身是宝，地瓜叶、地瓜秧也好吃，做的菜窝窝吃起来没够。可惜现在这个也吃不上了。”

牛有草给老爹擀肚子，牛三鞭唠叨着说：“爹对不住你啊，家穷得连虱子都不愿意待，狗都不愿意来串门儿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没娶上媳妇。屎憋着早晚要拉出来，话憋着早晚要倒出来，我最恨马大头那个老王八羔子。老鳖羔子一直瞧不起咱牛家，当年他对你爷爷说，你有孙子就叫穷八辈。如今你和灯儿要定亲了，以后成了亲，我有了孙子，就给他起名叫牛八碗！一天吃八大碗干饭！十天八十大碗，一百天八百大碗！我孙子能把马大头家的粮仓吃空了，连地皮都啃秃，非得把马大头的大脑袋气瘪不可！”说累了，牛三鞭催儿子赶紧把麦子送过去。

牛有草背着粮袋往老驴子杨连地家走，好事临近的喜悦使他劲头十足。

老驴子坐在院里的石墩上修理断了头的连枷，板着脸，心里气鼓鼓的；灯儿娘掐麦秸辫子，屋里传来灯儿唱吕戏《王儿赶脚》的声音。老驴子心烦，高声喊着不让灯儿唱。

灯儿娘说：“孩子招你惹你了？有火朝我撒，生闷气伤身子！”老驴子扔了手里的连枷说：“老天爷不帮我！灯儿一回家就猫屋里，不能出来干点活吗？”

灯儿娘说：“眼瞅着要出嫁了，在屋里绣花呢，准备嫁妆。闺女老大不小了，像她这么大的，孩子都炕沿高了，咱这是晚的。”老驴子叹气：“这年头，兵荒马乱的，又赶上年景不好，谁还顾得上婚嫁！”

说来说去，老驴子还是对牛三鞭有气，把闺女嫁给他家，心里一百个不愿意。灯儿娘赶紧劝说，三升麦子的聘礼都定下来了，要是牛有草拎着麦子来求亲，一定要应承下来。黄河边斗仗输给人家，要是反悔，十里八乡的叫人家笑话！

老驴子拧着脖子：“我是说了不算的人吗？”灯儿娘笑着：“他牛三鞭是犟牛，你是犟驴，豁嘴子吃肉，谁也别说谁。”

老驴子还是要说牛三鞭。老驴子提起，牛三鞭年轻的时候就爱管闲事，那一年，菜包子马仁廉他爹遭土匪绑票，别人躲都来不及，可牛三鞭拍着肚皮夸下海口，要到土匪窝里去说事儿。他还吹牛说，上山三鞭子下来，土匪头子就得头缠裹腿布，两手扳后脑勺，敲锣打鼓把人送回来！他临走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，一口气啃了人家半只猪腿。结果票儿没赎回来，他自己也被土匪扣下。他媳妇为了赎他，把家产都贴上，败了家。后来牛三鞭是回来了，他媳妇一气之下跑了，再没回来。牛家不是过日子的主儿，不是消停的人。老驴子对牛三鞭的儿子牛有草也看不上眼，说那孩子从小胆子就忒大，好惹是非，所以才有“牛大胆”的外号，跟他爹一样，一块荒料。

灯儿拿着绣花撑子走过来，不乐意地说：“他爹是他爹，大胆是大胆，别那么说人家。”老驴子一瞪眼：“你这妮子，我一说老牛家人的不是，你就跟我急赤白脸的，还没过门就向着人家说话，也不怕笑话。”

“背后说人家的坏话，才叫人家笑话呢。”灯儿说罢回屋里去了。老驴子气哼哼说：“别的不讲了，三升麦子做聘礼，看老牛家的本事吧。”

正说呢，牛有草背着粮袋站在门口喊婶子。灯儿娘高声大嗓地让牛有草快进来。老驴子编着柳条筐没抬头。灯儿扔了绣花撑子，急忙趴在窗口朝外望。

牛有草走到老驴子跟前低声说：“叔儿，我来了。”他把袋子放在老驴子面前，“这是我亲自到马大头家借的，看着他量的，三升麦子，丁点儿不差。”老驴子笑了笑：“你爹是啥人哪？蚊子腿上剔精肉，麻雀肚里刮肥油，雁过拔毛的主儿，麦子过了他的手，不掉分量才怪呢。”

牛有草正想辩白，老驴子已经让灯儿娘把升拿来过量。第三升没满，麦子果然少了！老驴子看着牛有草不说话。牛有草吃惊地挠着头，不知道这是咋回事。

老驴子拉长了驴脸说：“要不是我们家灯儿和你起小就恋着，不嫌你们家穷，寻死寻活要嫁给你，我才不会做这赔本生意！”

老驴子告诉牛有草，眼前这升就是他借马大头家的，他断定少的麦子是牛三鞭打面糊喝了。不过，麦子少点他也认了，他两只手像两只蒲扇，一层层抄着麦子，搓着闻着咬着，脸色忽然变了，怒道：“小子，你真长了本事啊，竟敢拿红眼儿麦子晃我的眼！都是庄稼人，麦粒受没受潮，捂没捂，你能糊弄得了我吗？”

牛有草感到奇怪，麦子是他亲自从马大头家借的，升满满的，都是好麦子，怎么就变了？还有红眼麦子？

老驴子在院子里背着手转着，撅着胡子说：“小子，红眼麦子你拿回去，顺便告诉你爹，都在地里拱了大半辈子，该是啥就是啥，谁也诳不了谁！”

牛有草没辙，收好麦子，悻悻地回到家里。他放下麦子，垂头搭脑把事情的来

龙去脉讲给老爹听。牛三鞭拍着大腿，后悔没有事先告诉儿子，马大头家的升，往外借的时候加了沿儿，倒不干净，马大头把好麦子放在上面，儿子是被马大头糊弄了！

牛有草要把麦子退回去。牛三鞭不让，说是吃一堑长一智，吃个哑巴亏吧。

牛有草心里气不忿：“灯儿她爹本来就不痛快我跟灯儿的亲事，又赶上出了这档子事，咱就是换了三升好麦子，这事儿也成不了。”

马敬贤正在牛槽前给牛拌草料，长工赵有田气喘吁吁跑进来，说大队的八路军正路过，枪头锃明刷亮，白花花晃眼！马敬贤一听急忙往外跑，赵有田随后跟上。两人来到村头，正遇上三疯子牛有金一边疯跑一边大喊：“来了！来了！大枪大炮啊……”

马敬贤和赵有田爬上村头高坡趴下望着。远处，一眼望不到边的解放军队伍，正悄无声息地翻越麦香岭的山口。马敬贤呆了一阵子，赶紧回家关好大院的门，到屋里抱个坛子走出来。他四处看看无人，把坛子藏到鸡窝里，又觉得不妥，取出来抱着坛子走进西厢房。

忽然敲门声传来，马敬贤急忙跑去开门，儿子马仁礼和一位姑娘站在门前，两个人穿得挺洋气。

马敬贤长舒一口气：“儿子，你怎么也没打个招呼就回来？放假了？”马仁礼说：“没有，回头跟您细说。这位姑娘叫乔月，我带她来的。”

马仁礼把行李搬到院子里打开包装，是几箱子书和一些奇怪的设备。马仁礼告诉父亲，这些是观测气象设备，有百叶箱、气压测量仪、雨水量测量仪、风向风速标，还有温、湿度仪等等。学校里气象学不搞了，设备没用处理，捡了个大便宜。

马仁礼给爹介绍说：“乔月是东北人，流亡到北平读书。北平太乱了，她家里没有亲人，没人供她读书，她不想念了，要跟我结婚，我就带回她来。我们是回来结婚的。”

马敬贤惊异地打量乔月说：“啊，回来结婚？真是的，给我弄个措手不及。”

马仁礼忙说：“也不用大操大办，简简单单就行，乔月不挑。结了婚就不回去了。北平那边的活辞了。”

马仁礼对父亲说，他念书的时候，恩师是研究气象学的蒋丙然先生，他和先生过从甚密。敌伪时期，先生在学校任过职，光复后，人家说他附逆，北平待不下去了。就为这，他也跟着吃了挂落，接收大员三天两头传唤他，抠这个，问那个，还暗示让花钱买平安。他受不了瘪犊子气，和乔月一商量，三十六计走为上，就



回来了。

马敬贤让进屋说话。乔月要去梳洗一下，马仁礼带着她袅袅婷婷地进屋去了。马敬贤默默看着乔月的背影，摇了摇头。

吃过晚饭，马敬贤坐在堂屋的椅子上喝茶，他提醒儿子，这次回来，应该体体面面抽空到村里的大户人家走走，别让人家挑礼。骡马架子大值钱，人架子大锄子儿不值。马仁礼则觉得眼下的形势未定，有的亲共，有的投靠国民党，还是谁也不招惹，少麻烦。马敬贤想了想，同意儿子暂时在家猫着。

马敬贤看乔月身上有一股子风尘味，不像是正经姑娘。父子俩正说着，乔月已经换了一身服饰走进来，到马敬贤跟前喊：“爹，儿媳给您请安了。”马敬贤忙摆手：“别呀，还没结婚不能叫爹，祖祖辈辈谁也不能破规矩！”

乔月看着马仁礼不知所措。马仁礼朝乔月使了个眼色，乔月赶紧改称叔。马敬贤让乔月先到那屋歇着去，他和仁礼还有些话要说。乔月走后，父子俩开始议论时局。根据马仁礼的分析，蒋介石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大厦将倾，垮塌是早晚的事儿，撑不了一年。共产党每到一个地方就闹土改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，农民得到了土地，能不支持共产党吗？土改很快就要闹到这儿了，得早做准备。

马敬贤表示改天他就分地！老话讲，花钱免灾！大势所趋，挡也挡不住的事儿，挡它干什么？与其让人家牵着鼻子走，不如做个顺水人情，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马敬贤悄悄告诉儿子，家里有十个金元宝。他也看出老蒋的气数已尽，共产党必定坐天下，闹土改，所以早早卖了些地换成金元宝，对外说做生意赔了。这叫盛世置地，乱世藏金。马仁礼提醒爹，得赶紧把金元宝藏起来，这叫浮财。东北土改的时候，几乎所有的地主老财都把金银珠宝藏起来，农民掘地三尺挖浮财，为这出过人命。

马敬贤一听急了，翻箱倒柜取出一个木匣子，父子俩想了半天，觉得藏在家里不好，还是藏到院子里。俩人走到院子里。马敬贤仰起头看着烟囱，让儿子搬梯子来，他把元宝匣子裹了又裹，上了房，顺着烟囱把匣子扔了进去。

夜晚，月明星稀。

杨灯儿来到牛有草家院子里，见了牛有草就问：“你家咋弄的？”牛有草忙说：“唉！叫马大头那个老东西耍了。”

杨灯儿埋怨说：“你就是不省心。你走后，我爹翻老账，把你爹好一通骂，还说让你这辈子绝了念想。你打算咋办？”牛有草挠着头没主意。

杨灯儿深情地看着牛有草说：“你再去求我爹，反正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这辈子等着你！”牛有草心里一热，看着灯儿说：“那好，我豁上这张不值钱

的穷脸再去求他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牛有草就来到老驴子家，对着老驴子长跪不起。灯儿和娘躲在门后听动静。

老驴子冷冷地说：“你也不用给我闹这些光景，我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你能收回来，还是我能收回来？”牛有草抬头看着老驴子恳求道：“叔儿，顶着太阳说话，我真的是被马大头耍了，我要是撒谎，你把我剃了刮了也没怨言。咱撇开这些不说，就说我和灯儿打小就要好，她愿意嫁我，我愿意娶她，您就成全我们吧！”

老驴子摇着头：“你俩要好不一定是姻缘，起先我反对你们的亲事吗？你爹先前几次定好日子要给灯儿提亲，我家为了这，回了好几家提亲的，可你家来提过吗？”牛有草辩白说：“叔儿，那几次我家不都是摊上事了嘛！一次是我爹到土匪那儿，给菜包子他爹赎票，被土匪扣下耽误了；还有一回是我爹去找我娘，又耽误了。回头再来找您，您说红烧肉凉透了，回锅肉就不好吃了，把我们挡到门外，这也不怨我们啊！”

老驴子冷冷地说：“我就是看不惯你们家人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，不讲信用！这辈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就说这回，你说你被马大头耍了我信，可你爹一辈子精怪，他亲口对我说过，眼前飞过只蚂蚱，他都能分出公母，老牛隔山放个屁，他能听见动静。他也能被耍？我不信！我就认准一条，我闺女不能嫁无信无义的人家，那样我会叫全村儿的人戳烂脊梁骨，说我把闺女扔进火坑里去了。”

牛有草继续哀求：“叔儿，你们老人的事是老人的事，我们的事是我们的事，不能扯起葫芦带起瓢。”老驴子瞪眼说：“屁话！没有葫芦哪来的瓢？你是不是牛三鞭的种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看不惯你爹，你也没入我的眼！”

牛有草忽地站起来说：“叔儿，我也实话告诉您吧，不管您同不同意，我这辈子和灯儿拆不开了！这么说吧，也就是您不知道，灯儿已经是我的的人了，我要是不娶，就没人要了！”

老驴子腾地一下站起来说：“你小子的手挺能抓刷啊，好，就算是这么回事，你也别做梦，我宁可把她嫁到猪圈里，也没你的份儿！”他抄起连枷挥舞着，“你给我滚，回去告诉你爹，他不是鞭子使得好吗？告诉他，黄河滩我和他再斗一场，他要是斗过我，我麦子不要了，闺女还给你白送过去；他要是不敢比试，那说句软话也成，闺女我照样给你牛家！”

牛有草脸色难看地回来，把到老驴子家求情的经过对老爹讲说一遍。牛三鞭这才告诉儿子，老驴子不答应亲事，不是为了别的，是他和老驴子有过节儿。他把当年械斗他鞭伤老驴子的事讲给儿子听。牛有草埋怨老爹下手太重，讲到底，这事错

在自家身上！牛有草把老驴子说的要再斗一场的话对爹原原本本讲述一遍。

牛三鞭点点头：“话都讲到这份上，看来这老东西是不把脸面扳回来不罢手啊。我的鞭子是有功夫，可他老驴子的连枷也无人可敌，力道大，有准头，一头二百斤的肥猪，他一连枷上去能拍成肉饼，眼前有蚂蚱飞过，他一连枷打过去，要它的左腿不敢给右腿。看起来是得再斗一场了！”

老驴子在家里甩连枷，杨灯儿在一旁看着说：“爹，你真的要和大胆他爹斗狠？”老驴子说：“就看牛三鞭敢不敢应战了！”

杨灯儿劝道：“爹，何苦呢！您就愿意看着自己的闺女不能跟相好的人儿一起过日子？您不心疼自己的闺女？”老驴子赌气说：“爹不是不疼你，可爹心里有数，那样的人家，你和他走到一起，也没你的好日子过，爹是为你着想。”杨灯儿噘嘴：“我看您是为自己。”

老驴子看着女儿问：“大胆说，你已经是他的人，真的？”灯儿红了脸辩白：“别听他的，他那是急了眼胡说的。”

老驴子点点头，心里有底了。这时，牛有草来了，他陪着笑脸告诉老驴子，他爹同意再陪着耍耍。

老驴子笑着说：“好，是个痛快人儿！听说你爹身子骨不太好？能爬起炕来？不行别硬撑着，要不然人家会说我欺负老弱病残。”牛有草说：“我爹好着呢，一顿能吃八个窝窝头！”

太阳暖洋洋地晒着。马敬贤站在自己的地里，默默看着土地，他喝醉了，踉跄几步扶着老枣树。马仁礼走到父亲跟前，轻声让他回去。马敬贤从怀里掏出一沓地契翻看着。他有些哽咽地叨叨着，像是对儿子，又像是自言自语：“这些地来得不易啊！这是块阳坡地，在村西，叫老汉背，不肥，可透水性好，再涝的年份也不会绝收。这是块阴坡地，在村东，叫寡妇脸，地薄点，可是豁上工夫种几年豆子，多使粪肥就养过来了，就像寡妇枯焦，再嫁个停妥男人，睡几个好觉就滋润了。这块地叫姑娘腰，也在村西，肥啊，当年我爹为了要这块地，把棺材本都卖了……这块叫老汉脚，这块叫娃娃腩，这块叫秃头顶，不用细说，不是地块小，就是山岗薄地，不值钱。在我眼里，这些地都是我的老亲人儿啊！”

马仁礼默默地看着父亲。

马敬贤掰着手指头继续叨叨：“牛三鞭给咱家做了半辈子长工，有感情，脚下这片地离河近，好料理，分给他吧。和咱家有情有义的还有会兽医的菜包子马仁廉，咱家的牲口出了毛病，随叫随到。还有好多，就不一一说了。我是这么打算的，凡是对咱家有恩的，都分给好一点的地，弄不好到了节骨眼上，能帮咱说两句

好听的……”

第二天，马敬贤要分地了。土地庙周围站满了村民，牛有草、马小转、吃不饱牛有粮、赵有田、三猴儿马仁义、瞎老尹尹世贵、寡妇牛金花、老干棒牛有道、地里仙牛忠贵、三疯子牛有金等人都在，大家议论纷纷。乔月在不远处默默望着。

马敬贤站在土地庙前，马仁礼拿着一张单子。

村长王万春站出来说：“老少爷们儿，昨几个咱麦香村的首富马敬贤找到村里，说为了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，要学习别的解放区的经验，主动给没地少地的人家分地。这可是大事，我请示了咱民主政府，区长说这是好事，就同意了。下面请马敬贤说两句。”

马敬贤说：“万春村长，我有个请求，这地我是要分的，就像你说的，这是件大事儿，怎么的也得给列祖列宗打个招呼吧？可以吗？”王万春点头同意。

马敬贤点燃三炷香，拜祖宗，拜土地。仪式结束后，马敬贤讲话：“各位父老乡亲，感谢大伙儿赏脸来了。我马敬贤请大家来是给大伙儿分地。有人问我，老马，你为啥要给乡亲们分地啊？我说说我的道理。大家都知道，咱们的国父孙中山早就提出平均地权、耕者有其田的口号，可惜他的理想一直没实现。最近我儿子仁礼回来了，看到很多乡亲没地种，日子过得凄惶，偷偷落泪了。仁礼跟我说，国家的事咱们管不了，可乡亲们的事还是能帮上忙的。爷儿俩一商量，得了，给乡亲们分地吧！好听的我就不多说了，咱们来实惠的，下面就让仁礼念念分地名单。”

马仁礼拿出一张单子说：“乡亲们，我念到谁的名字，谁就站出来，到我爹那儿领地契。第一个，牛占山大叔。”

吃不饱喊：“牛三鞭大叔在家里生病呢。”马仁礼说：“他儿子也行。”牛有草站出来，从马敬贤手里接过地契看着。

下一个是菜包子马仁廉。马仁礼接着喊的是牛有粮。吃不饱问牛有粮是谁？地里仙牛忠贵说：“兔羔子，自己的名都忘了，你的大名不是叫牛有粮吗？还是我给你起的呢。”吃不饱慌忙站出来问：“不要地行不？最好能换几头猪。”

马小转也积极响应，问要猪不行吗？牛金花打趣，说是小转儿不光惦记吃肉，还惦记男人！马小转反击牛金花，说她丧气的寡妇嘴乱白话，还让不让人嫁出去了！老干棒接马小转的话茬，说是不怕，有他兜着底儿，小转儿肯定能嫁出去。

牛金花又刺弄老干棒，讥笑他天天拿三寸宽的磨刀石到处逛荡，见了大姑娘小媳妇就喊，磨吗？他那一见娘们儿就挪不动脚的样，小转儿哪能看上他！三猴儿马仁义也凑热闹，说本来他还想给小转儿和老干棒拉呱拉呱，让牛金花的丧门嘴一说，他俩成不了了！马小转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指着三猴儿马仁义笑，说你成天给人家拉呱媳妇，到头来自己一个都没拉呱到！

众人哈哈大笑。

该瞎老尹尹世贵了，他接过地契，把地契贴到眼前看着。马仁礼念到三疯子牛有金，三疯子从马敬贤手里一把抢过地契吃肚里去，说吃了就掏不出来了！

马仁礼最后一个念的是牛忠贵，可是地里仙牛忠贵没理，转身走了。

夜晚，马敬贤在堂屋里喝着酒，哼着吕戏《借亲》。马仁礼担心，分出去的那些地，不是沙洼地就是盐碱地，要是土改改到这儿，真怕乡亲们有话说。马敬贤告诉儿子，自古以来，人分三六九等，肉有五花三层，没有鱼鳖虾蟹，哪有花花世界！马家主动分地，不能说自古至今绝无仅有，在咱们这一片也是头一份儿，那帮泥腿子感激还来不及呢。咱不求露脸，就求个安稳！再说了，这也是给儿子留条后道儿！马敬贤很得意，这叫一石二鸟，拿出这些地充数，这样一来，马家就没多少地了，还能赚来乡亲们的好话。听说土改要划成分，到那时候，再活动活动，划不上中农，顶多是个富农。

日头刚升起一竿子高，瞎老尹就来到老槐树下拉响了钟。马小转跑着喊：“大鞭对连枷，牛和驴又要闹架啦！”一帮村民跟在她身后跑着。

牛三鞭和老驴子已经在黄河滩上摆开决斗的架势。村民围观二人大战，议论纷纷。马仁礼和乔月在远处观看。赵有田等人拖来磅秤，摆弄着定盘星。吃不饱牛有粮向马小转套近乎，偷偷给小转儿肉蛋儿吃。小转儿咬了一口，挺香的，问啥肉的？吃不饱嘻嘻笑着说是猫肉。马小转吐了，大骂吃不饱天杀的找死！她捶打吃不饱，吃不饱一边跑一边喊好心赚个驴肝肺，这娘们儿真难伺候。

杨灯儿悄悄问牛有草，他俩闹架希望谁能赢？牛有草说：“当然是我爹。”

杨灯儿说：“我也是，要不然咱俩成不了亲，可就怕我爹输了面子上挂不住，说不定闹出个三长两短的。”牛有草让杨灯儿放心，他爹心里有数，不会让灯儿爹下不来台。

赵有田给老驴子打气说：“叔儿，我看了，您这身子骨儿，这手绝活，胜过牛三鞭不在话下。”地里仙牛忠贵摇头感叹：“唉，煮豆燃萁，相煎何急？这必定是一场鏖战！”

赵有田喊：“老少爷们儿，今儿个牛大叔和杨大叔约好要比画比画，两位各自拿出绝技，比画三个回合。第一回合比力道，砸地秤，现在开始。两位大叔，谁先登场啊？”

牛三鞭让老驴子先来。老驴子让牛三鞭先来。牛三鞭说声献丑了，甩起鞭子，一鞭子砸起二百斤的秤砣。观者叫好。牛有草和灯儿很高兴。老驴子走进场地，抡起连枷，砸起二百五十斤的秤砣。场下爆发欢呼声。牛有草和灯儿吃一惊。赵有田宣布，第一回合杨连地叔胜。

第二回合，比准头，两位做准备。吃不饱等人搬到场地一个坛子，坛子里装满水，水上漂着一粒麦子。这一回合要求用鞭子或者连枷取出麦粒，不能损坏坛子。牛三鞭大步进场，瞄了瞄，挥动鞭子，鞭梢呼啸，宛如灵蛇吐信，取出麦粒。

一片叫好声。牛有草和杨灯儿都笑了。老驴子出场，一连枷下来，把坛子打碎了。

赵有田宣布，这一回合牛占山叔胜。

第三回合，大鞭对连枷。两人要面对面站着，鞭子缠连枷，二人用力扯拽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一袋烟的工夫，谁脚动了地方谁输。二人上场，牛三鞭拽着鞭子杆，老驴子拽着连枷杆，二人使劲往自己怀里拽，一袋烟工夫谁脚也没有动地方。

地里仙牛忠贵走出来说：“诸位，我看他们俩是将遇良才，棋逢对手，都是黄河滩响当当的人物，何必要分出雌雄？都松手吧。”

牛三鞭一松手，老驴子没留神摔倒了。牛三鞭扶起老驴子。老驴子气愤地一定要比出个山高水低。牛三鞭冷笑一声转身就走。

老驴子大骂：“牛三鞭你个孬种，给我站住！咱俩大战三百合，胜不了你我给你当儿子！”牛三鞭随口说：“拉倒吧，你给我当儿子，我就得绝后。”

这句话正戳到老驴子的伤疤，他气得脸色煞白，嘴唇哆嗦着，浑身发抖，突然追过去喊：“老不死的接家伙！”说着挥起连枷，朝牛三鞭甩去，连枷重重打在牛三鞭后背上。牛三鞭身子晃了晃，又站住了，他转身望着老驴子，一口血喷出来，倒在儿子牛有草怀里。大伙围着老驴子纷纷谴责他不地道……

马敬贤听儿子马仁礼讲杨连地把牛占山用连枷打吐血的事，琢磨半天，知道牛占山的命不长了，就让马仁礼拎半升麦子给牛占山送去，临走前让他吃点好的。马仁礼觉得半升麦子拿不出手，还是给半袋子白面合适。马敬贤犹豫半晌，咬牙同意，可又怕热脸贴上冷屁股。因为老牛曾经是他家的长工，他面子上和老牛热热乎乎，背地里也没少让老牛闹心。这时候去关照他们，怕人家不领情。架不住马仁礼一再说现在需要人缘，马敬贤才让儿子提着半袋子面去看老牛。

马仁礼来到牛家对牛占山说：“牛叔，我爹说，您在我家干了大半辈子，相处得不错，听说您伤着了，好一阵儿难过，说要看。谁知是因为难过啊，还是因为别的，咳血了，身子不方便，就打发我来看看。”牛有草忍不住说：“别猫哭耗子假慈悲，要不是你爹坑害我们，哪有今天？滚！”

马仁礼把面口袋放到桌子上：“好，我走。老牛叔，这是我爹的一点心意，还有，我带来了云南白药，您好好养病，改日还来看望您。”说完灰溜溜走了。

牛有草要把面袋子扔出去。老牛让儿子赶快给烙张葱花大饼，他流泪道：“啥

都别说，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，爹小半年没吃面食了，不能临走空着肚子，要不没力气过奈何桥、爬望乡台啊！”

牛有草把烙好的白面大饼拿来，老牛抱着大饼狼吞虎咽地啃着，边吃边对儿子讲，吃上白面大饼死了也不亏，比他爹的命好，他爹临咽气就想吃不掺野菜的窝窝头，到底没吃上就伸腿了。

老牛吃过白面大饼睡了一觉，到黄昏真的不行了，一口接一口捋气儿。牛有草给爹捂着肚子，老牛断断续续和儿子交代后事。他说他这辈子对不住儿子，儿子这么大岁数还没娶上媳妇，看来要断子绝孙了。他对不起儿子的娘，那年伤了她的心，她一气之下朝北面去了，这么多年也不知道是死是活，这辈子没跟她过够！他还说儿子的胆太大，小时候就敢用秫秸捅庙里的土地佬儿，长大了和人比胆大，敢在坟地里睡棺材，以后胆儿小点不吃亏。他最后嘱咐，这一回老驴子下黑手使阴招，名声恶臭，村里人瞧不起他，千万不能娶灯儿！老牛说：“你要是不答应，我死了也不闭眼，就瞅着你，瞅死你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老牛要去茅房拉屎，牛有草背起爹走出屋子。可是，出了屋子，老牛说不去茅房，要到他家的八分地里看看。牛有草背着爹走到地里，老牛指着地里的三棵枣树告诉儿子：“你祖爷爷，你爷爷，都埋在这儿。当年，这三棵枣树连带这片地都姓牛，可你爹我没守住。当年我苦苦哀求马家，才留住中间这棵老枣树，我死了以后，也要埋在这儿。我要守着老家儿，活着的时候穷，顾不上祖宗，死了我给他们尽孝。咱家就这点地和这棵树，这棵树你要是守不住就不是我儿子，等哪天你死了想要进来，我一脚把你踹出去！”

老牛要拉屎，他让儿子离远点，然后解开裤带，蹲在地上，不停地搓着地里的泥土。他方便完了，轻轻松松地喊了声：“妥了！”说完轰然倒下……

晚上，马敬贤听儿子在堂屋里说牛三鞭的事。他对儿子说：“你老牛叔到底走了，真舍不得啊！”说着掉出几滴眼泪，“可惜呀，多好的车把式，这么多年，他在咱家赶大车，车赶得好啊，那鞭子能抖出一串花来，十里八里都听得脆响，那力气，给头牛都不换。”

马仁礼也记得，他小时候看到家里两头牛打架，怎么都分不开，牛三鞭一只手抓住一只牛犄角，活生生给掰开了。一坨豆饼，他三鞭子能给打断！场上铺着橙黄的麦捆子，他一阵鞭子，麦捆散了，麦粒掉了，麦壳脱了个精光锃亮，直接就能磨面。马敬贤决定明天要去最后送送牛占山。

外边传来乔月唱《苏三起解》的声音。马敬贤侧着耳朵听乔月唱戏，心里疑惑，追问儿子，乔月到底是干什么的？马仁礼只好承认，乔月以前是草台班子唱小

戏的，后来不唱了，念了书。不过乔月和别的戏子不一样，东北沦陷，她孤身一人跑到北平，没有办法才唱戏谋生，后来他帮她读了书。她经常到学校图书馆看书，一来二去的，就认识了，他发现她是个爱学习有追求的女孩，渐渐地就建立了感情。

临睡前，马仁礼敲乔月的屋门，说是有事要进屋里说。可是乔月没开门，让马仁礼明天再说。马仁礼告诉乔月，是想商量商量结婚的事。可是乔月推说，兵荒马乱的，婚事先不着急，等这场仗打完再说。屋里的油灯儿熄灭了。马仁礼望着屋门口心里明白，乔月已经不是在北平的乔月了。

翌日，牛家院里摆着一口白皮薄棺材。牛有草披麻戴孝，擦着泪水。乡亲们看着棺材满脸悲戚。地里仙牛忠贵用拐杖戳着地，悲怆地感叹牛占山不该走这么早，大事还没办完。

马敬贤带着马仁礼来吊孝，他几步小跑到棺材前，扶棺哭泣着：“老伙计，没想到三日不见，你就命赴黄泉，这是怎么了？咱们东伙一场，我舍不得你走啊！这些年，你给我马家出了不少的力，开春往地里送粪，夏收往家里送麦，秋天赶着马车掣粮，冬日里你拉着我走亲戚。你是黄河滩百里挑一的车把式啊！大鞭子一甩，麦香岭谁不说你是个人物！老伙计，你对马家有功啊！咱们虽然是东伙，老哥儿俩说得着啊！逢年过节，咱哥儿俩时不时喝壶小酒，说麦香岭的人情世故，论黄河滩的英雄人物，有说不完的话，真想再听听你说话啊……”

棺材里突然伸出一只手抓住了马敬贤。众人大惊。马敬贤侧着耳朵凑近棺材，不断地点头，良久，他严肃地点了点头：“妥，老伙计，我听你的，你安心上路吧。”他直起腰来，高声说，“老伙计，你听好了，西坡地里那两棵老枣树，从今天开始归你牛家了！”

大伙儿帮牛有草在老枣树下埋葬牛占山。白皮棺材被抬到挖好的坑里，大伙儿要掩埋。牛有草哭着要等等，他要再看爹一眼，他心里有感觉，说不定爹还有话对他说。大伙儿打开棺材盖儿，牛占山的眼睛瞪着。

地里仙牛忠贵说：“有草啊，你爹有心事，念叨念叨，给他合上眼吧。”

牛有草一边念叨，一边摩挲爹的眼皮：“爹，儿子明白您的心思，您是怕儿子娶不上媳妇，断了牛家的香火。您放心，三年之内，儿子头拱地也要娶来家媳妇，到时候我带着婆娘、孙子给您上坟！”牛占山还是合不上眼睛。

杨灯儿走过来对牛有草说：“大胆哥，老人家一定还有惦记的事，再念叨念叨！”牛有草抬眼望了望杨灯儿：“你想知道他老人家惦记啥吗？”他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句：“爹，儿子记住您的话了，这辈子不娶灯儿！”

牛占山的眼睛慢慢闭上。灯儿心如刀绞，捂着脸跑了。



回到家里，马敬贤犯起嘀咕，在堂屋踱着步，还为老牛的死伤心。他明白，牛占山的死他脱不了干系。他知道，自己这辈子做了两件见不得人的事。一件是那年村东、村西械斗，村西那边人多势众，又有牛占山和杨连地撑大旗，他不能看着村东吃亏，就用了反间计，把杨连地拉了过来，结果反败为胜。打那时候起，牛、杨两人反目为仇。第二件，是牛有草来借麦子，他不知道是做聘礼用的，昧了斤两，还掺了红眼麦子，结果牛、杨两个人斗狠。谁知杨连地下手太狠，让牛占山送了命。

马仁礼也埋怨他爹，不该在穷人身上那么算计。马敬贤承认他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，自己家的东西往外拿心揪揪着，想方设法也要留下点，这件事儿办得实在不光彩。他让马仁礼赶紧去看望牛有草，这时候谁近谁远谁冷谁热可看得最清楚，见了牛有草就说，这辈子他跟老牛兄弟是一个头下两条腿，亲兄弟一样，没处够，要是大胆缺什么少什么，尽管张嘴说。

马仁礼来到牛家院子里，牛有草正拿着老爹的鞭子挥舞着，甩出一串鞭花。

马仁礼为牛有草鼓掌叫好，赶紧把他爹的话学说一遍。牛有草说马仁礼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。

马仁礼脸色有些不好看地说：“好心好意来看看你，都是一个村的，有这么待客的吗？这不是热脸贴了冷屁股吗？我这是自讨没趣儿，活该。”说着转身要走。牛有草的心有些软和了，就让马仁礼屋里坐会儿。

二人进到屋里，马仁礼感慨地说：“唉，三天前还和老牛叔在这屋子里拉呱儿，想不到三天后人去屋空，这真是，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有草兄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一定要节哀啊！”牛有草冷着脸说：“不用你嘱咐，好赖都得活着。”马仁礼赔笑：“临来之前，我爹给我好一顿念叨老牛叔的好。”牛有草冷笑：“我爹是好，给你家扛了一辈子活，出了一辈子力，到头来自己没挣下一垄地，半片瓦，这不是一辈子为你们家活的吗？”

马仁礼只好扭转话题：“咱不说这些，没听说？济南那边要打大仗了。”牛有草一笑：“打吧！收拾的就是你们这些黑心烂肺的老财！”

马仁礼解释说：“有草兄不能这么说，我家虽然有点钱、有些地，可自打民主政府成立，我们家一直是站在老百姓这一边的，给佃户减租减息，给前线捐款捐物，给没地的乡亲分地，我爹哪一项不是走在前面？这可是有目共睹的，要不然我爹也不能得了个开明绅士的称号。”

牛有草撇撇嘴说：“拉倒吧，你爹满肚子的小九九谁不知道？别的不说，你们家分的地，都是些啥破地？能长庄稼吗？”马仁礼辩解：“话不能这么说，人勤地不懒，只要豁上工夫，水肥跟上……”